

亚明传

YaMingZhuan

本书以生动优美的文笔，真切、详实地记述了亚明从一个穷苦孩子，到新四军战士、著名画家、江苏美协主席、继承并推动中国画发展的活动家和组织家，风风雨雨、坎坷沉浮的人生经历和他对艺术的执著追求。

本书不仅真实地描述了亚明七十年的沧桑人生，也描绘出中国从“抗战”至“文革”这段历史的一个侧影和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些内幕。

石楠
著

石楠 著

亚明传

YaMingZhuang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明传/石楠著 一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5039 - 3123 - 9

I. 亚… II. 石… III. 亚明－传记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0276 号

亚明传

著 者 石 楠

责任编辑 周 岩

装帧设计 刘宝华

责任校对 崔建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87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3123 - 9 / I · 144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序

序

陈传席

大抵意识、思维和他人不同的人，说话、做事也会和他人不同；其意识形之于“态”（诗文书画等），也就具有不同的风格，如果其人的意识、思维和常人完全不同，其结果或是疯癫，或是天才，古今人物大多如此。

年前，我的家遭大火灾，六卡车的书籍、资料、名人字画、文物收藏、手稿等，皆焚烧一空，半生心血化为灰烬。海内外有关人士和友人纷纷来电来信慰问，独亚明先生来信祝贺，说是福，不是灾。他的说法就与众不同。

老画家们退休后，大多跑到广州、深圳等繁华城市，住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独亚明跑到寂静的太湖当中，住在明代人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物内。他又和别人不同。

“同能不如独诣”，为人如此，为文方能如此，艺亦如之。

我第一次见到亚明，就发现他和别人不同。那时我正读研究生，一般老画家不会把一个年轻人放在眼里，而且大多老画家和官员们都要摆点架子，甚至装模作样，其目的是引起年轻人的重视和尊敬（虽然效果相反）。所以，我对于名人和官儿们，历来是不敬而远之。那次是参加一个会议，我去时已散会，大家去赴宴，前头走的一批人，个个派头十足，又都十分矜持，不用问，都是名画家和官员们了。我没有理睬他们，他们也没有理

我，独有一位个头不太高却气质不凡又风度翩翩的长者拍拍我，拉我一起去赴宴，并且很随意地和我神侃起来。我是研究历史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于是他便和我谈历史，从宋史、明史，谈到太平天国，又谈到现代。其实，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我断定他不是画家，更不是官员，因为他和他们不同，他只是一位有学问的长者，可能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历史那样精通，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第二次会议，我发现这位“历史学家”坐在主席台上，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画家亚明，江苏美协主席。我当时绝对愣住了，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官员，应该比那些小画家、小官员架子更大才是，实际却相反。始悟“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之真谛。凡是真正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摆架子，更不会装腔作势，且都是很自然、很本色的。很多人都知道亚明从来不欺无名，也从不阿谀权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他都同样地对待。

那次见面后，只几年时间，我由一个研究生到安徽省文化厅研究人员，又到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再回到南京，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不久，海外某机构委托我主编《中国巨匠与名画》二十本，选从古至今二十名画家加以研究，以便向全世界显示中国绘画的风貌。当代画家，我选定了亚明，而且由我本人撰写。

我又一次和亚明联系上，这时他已隐居在太湖当中的近水山庄，他购买了一套明代花园式住宅，而且整修一新，又画了很多壁画，他自称“悟人”。在太湖之渚、落日楼头、藤荫架下、芭蕉叶旁，这位身经一时代风云，足迹五大洲海岳的“悟人”，感时抚事，追昔虑今，给我谈起了他七十年的沧桑，又让我观看了他历年来所存画稿，末了，又交给我一大批介绍他的文章，我翻了一下，只有石楠所写的一篇值得参考。亚明的女学生也告诉我，安徽有一位作家石楠正在写一本介绍亚明的书。

我当时就希望能早日读到石楠的大作，但因海外催稿太急，我等不到她的著作出版，就匆忙地完成了《中国巨匠与名画·亚明》卷。我这本书日下正在英国出版，幸而匆忙寄出，否则也难免于年前这场大火灾。可惜

我保存的众多有关亚明的资料都已烧光了。但幸运的是我又读到了石楠女士的大作《亚明传》。

石楠这本书详细地记述了亚明一生的经历和艺术追求。他从一个穷苦的孩子，到新四军的战士，再到著名的画家、江苏省美协主席，参与一代艺术的活动家、组织家，其中风风雨雨，坎坷沉浮，都在石楠笔下如实地涌现出来。一切有作为的人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亚明的七十年沧桑也正是中国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从石楠的书中，从亚明的经历中，我们也了解到抗战至“文革”，直至今日的中国社会，尤其了解到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一些内幕。石楠以她的生花之笔写得生动而真切。

我没有见到石楠，只知道她曾是安徽政协常委、作家协会副主席。我在安徽工作时，还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她怎么迈入到艺术家的圈子中来。她的成名之作是《画魂》，如今已家喻户晓，她本人的大名也远播海内外。《亚明传》大约是她的第二部著作，接着她又写刘海粟。但愿她不停地写下去，把近现代画史上重要画家都写出来，则画界幸也。



序.....	陈传席 (1)
第一章 童年之梦	(1)
第二章 少年从戎	(8)
第三章 小试才智	(22)
第四章 浅涉画坛	(35)
第五章 纵论丹青	(54)
第六章 回归传统	(67)
第七章 初温旧梦	(83)
第八章 人生炼狱	(117)
第九章 再温旧梦	(164)
第十章 走向世界	(170)
亚明年表	(188)
后 记	(195)

第一章 童年之梦

合肥，是座有着悠久历史的美丽古城，它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相传三国时魏将张辽就曾大战东吴孙权于逍遥津南岸；它西傍葱郁的大蜀山，南濒肥美的巢湖。淝河像一条白练，多情地环抱着它，用它的乳汁哺育着这里的人民。



1947年，亚明与战友在沂蒙山

公元 1924 年 10 月 1 日，居住在合肥南门内王箍桶巷一座小院里的叶姓人家，添了个男孩，他那洪亮的啼哭声，引起了一条巷子的骚动，父亲给他起名叶家炳。

叶家炳排行老二，但他是叶家的第一个男孩。他的到来，使小院里久久浮荡着欢笑。

叶家炳祖籍苏州阊门。祖父曾追随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参加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斗争。然而阴差阳错，太平军失败 40 多年后，他的父亲叶焕亭却做了当年镇压太平军的淮军首领李鸿章家仓库的管事。他的母亲邵韵华是个农家女，勤劳善良，同情穷人和弱者，常常用自己的做女红挣来的钱帮衬邻里，在王箍桶巷有很好的人缘。母亲热情正直、不畏强暴、爱打抱不平的性格在小家炳幼年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致影响了他长长的人生。

叶家炳 4 岁，父亲把他送进教会办的城南小学读书。寒暑假时，父亲又让他上私塾念《三字经》和《论语》。三年级时，父亲把他转到省立六中附小就读。

他在学校里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经常和同龄小伙伴结伴出去打群架，酱园老板的儿子是他们的司令，他是参谋长。有一天，他们打夜仗饿了，他就撺掇头头，要他回家把酱干偷出来，犒赏部下。

他喜欢这种斗殴游戏。有一次，他们这条街上的孩子正和另一条街上的孩子“开战”，突然，他看到范巷口（今长江路）方向火光冲天，他大叫一声：“不好了！有人家失火了！”对打的孩子们倏地停止了“战斗”，一下愣住了。叶家炳想起母亲常挂在嘴上的话“能帮人处得帮人”，他一挥手高喊一声：“快救火去！”就朝着熊熊烈火升起的地方跑去。刚才还打红了眼的“仇家”，也不约而同地跟在他后面跑，但不少孩子半路上被家长拦住拉回了家。叶家炳随着许多提着满桶水救火的人往失火的杂货店跑，直到大火被扑灭才回家。杂货店老板为感谢邻里相助，要招待大家到澡堂洗澡，却不见他那瘦削的身影，打听到他是叶焕亭的儿子，还派人专程到他家请他。年仅 11 岁的叶家炳挺着干瘦得像鸡肋样的胸脯，摇摇摆摆走在一起大人们中间，心里突然涌起一种骄傲和快乐之情，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他暗暗告诫自己不能再参加斗殴游戏了。

二

叶家炳在学习上对算术不感兴趣，他觉得数字都是些枯燥无味的东西，但他爱好文艺，喜欢读绣像小说和诗词，特别喜欢绘画和听说书。每天早起上学，母亲总是要给他几个钱买点心吃，大饼炉子就摆在巷口，烤饼的香味在巷子里浮动，很是诱人。为了抵制这饼香的诱惑，他经过烤饼炉子时，不是别过脸，就是飞快地跑过去，咽下上涌的口涎，把买饼的早点钱省下来，待放学的时候，他就溜进书场去听说《七侠五义》、《火烧曹营》之类的故事。有时听入了迷，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多半都是母亲不放心，把他寻了回去。

看图识字的字纸干，使他萌生了对绘画的兴趣。那方方的字纸干，一面写着猪、马、牛、羊、人、手、足、刀、尺……之类的方块字，一面印着和文字相应的图画。他非常喜欢字纸干上的图画。一看就入迷，在他凝视图画时，父母跟他说的话他都听不到，同学们的嬉戏他也看不见，只有那些画在他的眼前活了起来。他对它们就像对好伙伴一样，有说不完的话。他能读通书的时候，又迷上了绣像小说，特别钟爱上面的白描绣像。他用竹纸蒙在画上，一笔一画地描摹下来，百描不厌。

叶家炳8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叫山姆的洋人同学，山姆送给他两张洋画片，他喜欢得不得了。山姆告诉他这是做礼拜时教堂里发的，他就跟着山姆去了教堂。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教堂。仰头一看，高高的穹顶上，竟是一个绘画的世界，描绘的是创世纪初的寂寞和黑暗；世界诞生之日，上帝把光暗相隔，造出太阳、月亮；上帝给予亚当以生命，又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伊甸园的树木和禁果；舞剑的天使在追杀亚当和夏娃；泛滥的洪水……

恢宏瑰丽又带有悲剧色彩的绘画。

虽然还不懂得那些壁画的内容，但他喜欢那些斑斓的色彩。他那幼小稚嫩的心，竟然迷醉在这色彩的世界里了。做礼拜的人陆续走出教堂，他还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仰望着穹顶。山姆上去拽了他一把，他才从沉醉中醒过来。出门的时候，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两张画片。这些洋画片上，印着劝人忍耐、行善的圣经故事，色彩

艳丽，印制得很精美。他如获至宝，为了得到更多的洋画片，他每周都去，拿到画片，就回家临摹。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心都随着那熊熊战火燃烧起来了。那时，叶家炳才13岁，他和老师同学一起，走上街巷，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

就在这时，叶家发生了巨变，叶家炳的父亲被可怕的肺痨夺去了生命。顶梁柱断了，叶家的经济生活立时陷入了困境。作为长子，叶家炳不得不放弃上中学的愿望，和母亲一起，挑起全家生活的担子。

孤儿寡母，何以为生呢？在邻居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自制香烟，然后拿到范巷口去卖，赚点钱，勉强维持着生计。

三

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谁也无法逃脱时代命运的制约。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合肥城乡，一颗炸弹刚好落在叶家，顷刻间，墙倒梁摧，火光冲天而起。叶家炳和母亲在拉警报时就已带上姐姐和弟妹逃进了防空洞。他们回来时，一家人都傻了眼：家没有了，只有少数几根还未烧尽的梁柱在冒着淡蓝的烟。母亲腿一软，跪了下来，好半天才哭出了声。姐姐和弟妹们吓得哇哇哭了起来，也跟着跪在地上。叶家炳没有哭，他怒视着烧焦的瓦砾和房梁，眼里升起了仇恨的烈焰。

母亲的悲恸、姐弟们的哀鸣，撕裂着叶家炳的心。而严酷的现实迫使他冷静下来，考虑将来的日子怎么过。他并没有想出良策妙计，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长子，他有责任辅助母亲，养活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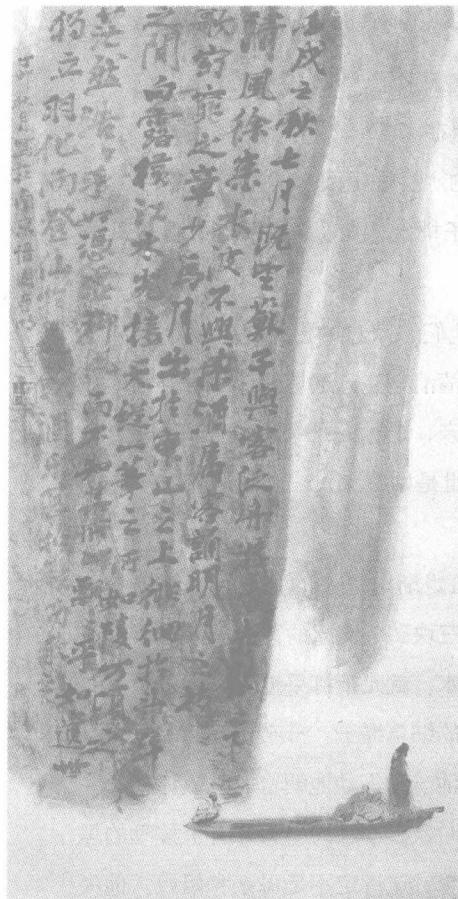
战争，使这个年仅14岁的少年过早地成熟了。他以自己尚不结实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拉起了妹妹兄弟，又去搀扶母亲，一边安慰着她：“妈，哭没有用，我们得想法活下去！”母亲悲伤地伸出手，揽住他的头，说：“孩子，我们除了带出来的一包衣服，就一无所有了，这五张嘴，吃什么？怎么活？”她又哭起来，“我的命怎么

就这么苦哇！儿子？”

“妈，这是国难呀！被烧掉的也不止我们一家，人家能活，我们也能活！你别哭了，哭坏了身体，我们怎么办？”他把母亲扶到一块石头上坐下，“妈，你来不及带走的首饰或许还未烧掉，我来找找看，假如找到了，我们就拿去变卖掉，买些烟丝，还可以做烟去卖呢！”

他的话，给绝望中的母亲一丝希望之光，母亲忙用衣袖揩去了眼泪，止住了哭，站了起来说：“找找看吧。”他们立刻行动起来，不顾砖头瓦砾滚烫，不管房梁烧成的炭火还没完全变成灰烬，找来棍子，在瓦砾灰烬中刨起来。他们找到了几件首饰和一块家传的羊脂玉。



赤壁夜游图

母亲捧起那块象征着吉祥的羊脂玉，用手轻轻拭去灰尘，把它合在两手的掌心，闭上眼睛，默默祈祷，良久之后，又拴上细绳，挂在叶家炳的颈脖上说：“孩子，妈愿你平平安安！”收起那几件首饰，带着他们兄弟姐妹，依依痛别了化为乌有的家。

他们投奔到邻居家，然而没有几天，日本鬼子就逼近了合肥。5月4日那天，对合肥人民来说，是灾难的一日，日本鬼子占领了合肥城。人们仓惶逃命。母亲带着他们四个孩子踏上了流亡之路。

他们逃到肥东乡下，兵荒马乱，找不到地方栖身。入夜，一家人相拥坐在树林子里，蚊子围着他们飞，毒虫绕着他们转，没吃没喝，母亲以泪洗面，弟妹嗷嗷叫饿。见此情景，有好心人告诉他们，肥东店埠镇长岗村有一座破庙可以暂时落脚。

这是座早就断了香火的小庙，破败不堪，但它总能遮挡些风雨。叶家炳搬来石头砖块，

把墙洞堵上，又在门口垒起一道一尺多高的门坎，象征性地当个门，算是有个家了。他们靠挖野菜、剥树皮度日。由于逃到乡下的难民很多，野菜和树皮越来越难找到，叶家炳一家被饥饿折磨着，被死亡威胁着，弟妹骨瘦如柴，虚弱得站不起来，整日蜷缩在草堆里，他也只剩下个大头，眼窝越来越深……

那一天，叶家炳永生难忘。下了一夜小雨，淅淅沥沥，他似寐非寐，母亲不时发出深长的叹息，像小刀一样绞着他的心。天快亮的时候，他才迷糊过去，醒来时雨已停了，他一骨碌从稻草窝里爬了起来，对依墙沿坐在稻草窝里的姐姐说：“姐，快起来，今天我俩到山那边去挖野菜！”

“你今天不要出去，”母亲拎着一只水桶进来，放在他面前，“你在家照看弟弟，我和你姐到村子里去看看可能找到事做。”她弯腰从水桶里捞起一把野菜，递到他手里，“我刚在小河沟里找到了几蓬水芹菜就摘来了，你们烧烧吃吧。”

叶家炳站了起来：“妈，我跟你去吧，让姐姐在家。”

母亲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把桶里的水拎进里面，唤着大女儿，“来，洗洗脸！”她又拿把梳子给女儿梳头，在她的辫子梢上，扎了条红绒线，接着从衣包里找出件半新花衫递给女儿，“穿上。”

叶家炳惊奇地望着母亲。自从逃难以来，他们一家过的已不是人的生活，15岁的姐姐也是蓬头垢面，母亲突然把姐姐打扮得清清亮亮，这是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像一把麦芒扎着他的心，他惊恐地望着母亲，走过去：“妈，你要干什么？”

母亲虎了他一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姐是姑娘家，一副邋遢相，不让人笑话！”

母亲的解释是有道理的。他目送着母亲和姐姐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仍然不安，觉得母亲在瞒着他做什么。他心不在焉地在三块砖头支起的瓦钵里煮熟了野芹菜，让两个小的吃了，他只喝了几口又黑又涩的水，就无精打采地坐在门槛上。通向村子的那条小路，像遗落在田地间的一根灰黄的细草绳子。母亲和姐姐的身影是在那里消失的，他盼望着她们从那条路上回来。他一动不动地朝着那里望着。

他真正领会了望眼欲穿的滋味。太阳下山的时候，小路的尽头才有个移动的黑点，那黑点越来越大，是个人！怎么是一个？他想，这肯定不是母亲和姐姐。他失望地合上了疲乏的眼睛。可那个折磨了他一天的不安突然间强烈起来！他惊恐地睁

大了眼睛，一个绞心的念头出现了，莫非母亲把姐姐卖掉了？她一个人回来了？他的心陡地一阵锐痛，猛地扶着墙壁站了起来。

夕阳从路的那端投了过来，把那人的身影投得很长，逆光中，他判别不出那个变了形的人影是否是他的亲人。人影越来越近了，他的心像被针猛刺了一下，母亲！

他顾不得两腿酸软无力，顾不得头晕目眩，他高喊着“妈妈——！”向她跑去。

母亲听到他的呼喊，以为两个小的出了事，一边应着：“家炳，出了什么事？”脚步也随之加快了。可她背着一袋米，人又很虚弱，一个趔趄绊倒在田埂上。

叶家炳冲上前去，抓住母亲连声发问：“姐姐呢？姐姐呢？”

母亲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我帮人家春了一天的米，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快帮我把这袋米弄回去，熬点稀粥吧。”

他却抓住母亲的手不放：“妈！我在问你哪！姐姐呢？”

母亲避开他逼人的目光，使劲掰开他的手，强制着饱含的泪水不要涌出来，愠怒地说：“你听到没有！快和我把米抬回去，你弟弟妹妹几天没有米进嘴了，救命要紧！”

“妈！”他再也忍不住悲痛，哭了起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把姐姐弄到哪里去了？”他又拽住了母亲。

母亲那没有表情的脸连连抽搐了几下，她抡起巴掌，可没有打下去，就抱着儿子哀伤地痛哭起来。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挣脱母亲的怀抱，吼了起来：“妈妈！你把姐姐卖了？这袋米就是姐姐的卖身钱！……”他说不下去了，倏然双手捧住了脸，蹲在田埂上号啕大哭。

“家炳！”母亲抽泣着走到他身边，“你们都是我身上的肉，妈个个都疼。可是这年月，人的命比蚁虫还贱哪！你姐不走，我们全家都要饿死，我把她换了两斗米，或许能救活我们一家的命，不是妈狠心……”

“你别说了！”他泪流满面地扑进了母亲怀里。

第二章 少年从戎

—

惨白的月光，从屋顶的窟窿里、墙洞间恣肆地流进屋里，像一摊摊积水，散发出侵骨的寒气。

叶家炳一家挤在一起，蜷缩在稻草铺上，疲劳和饥饿使他们无法安眠。

突然，“扑通”一声，门口的石块滚落到地上。

叶家炳和母亲几乎是同时睁大了眼睛。两个高大的黑影跨过门槛，向他们逼来。来人脸上涂着锅底灰，看不清面孔，只有眼睛在骨碌碌生光，他们吓得大声喊叫起来：“谁？”

母亲猛地爬了起来，惊恐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两个黑影猛虎扑食一般擒住了他们，厉声地喝道：“不许声张！”

“好人，好人！求求你们！”母亲乞求着，“我们的家炸毁了，已无家可归了，行行好，饶了我们孤儿寡母吧！”

叶家炳望着抓住他衣领的男人，那满脸的墨黑，使他倏然联想起了大鼓书中描写的强盗。这下要遭劫了！他心里不由一阵发惧。为了壮胆，嘴里却连声发出质问：“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你还凶？”黑面汉子把他的双手扭到了身后，“你们要想不受皮肉之苦，就老实点！把金银财宝痛痛快快地拿出来，老子放你们一条生路！”强盗说着把刺刀在他面前晃了晃，“不识相，我就叫你尝尝这个！”

他左右扭着身子，挣扎着，叫道：“我们肚子都填不饱，哪里还有金银财宝！你们就是杀了我们，也没有呀！”

“小狗崽子！”强盗抬起脚向他猛踢过去，“你不想活了！”拳头像雨点般地砸到他的身上头上。

他愤怒地骂着叫着：“强盗，伤天害理的强盗！”他倒在了地上。

强盗又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刀尖对着他：“说！金银财宝在哪里！”

母亲见状大叫一声：“好汉手下留命！”挡在儿子前面，哭求着，“好汉，求求你！孩子不懂事，求你饶了他吧！求求你！求求你了好汉！”她在地上连连磕着响头。

被她挣脱了手的强盗扑过来，从地上拽起她，吼着：“别废话！把金银拿出来！城里出来的人都会装穷。”

抓住叶家炳的强盗提着刀也来围攻母亲了。他用刀尖顶着母亲的面颊：“看来不给你们放放血，是不会老老实实拿出来的！”

“住手！”叶家炳扑上去，双手拖住强盗的手，“不要伤了我妈妈！”说着就撕开自己的衣服，扯下挂在脖子上的羊脂玉，捧到强盗面前，说：“放了我妈妈，这是我家祖传的宝贝，你们拿去吧！”

“儿子！”母亲又挣出了强盗的手，迎着刀刃去抢那块羊脂玉，“它是你的护身符，不能丢呀！”

强盗抬起脚，向她猛踢过去。

她“哎哟”了一声倒在地上。

叶家炳丢下玉扑上去抱住母亲说：“妈，保命要紧！”

两个强盗还不满足，把目标转向了两个小的，他们把两个小人逼到墙拐，拳脚相加。

叶家炳明白，强盗抢不到东西，是不肯放过他们的，可家中有什么呢，除了从灰烬中刨出的几件首饰，就一无所有。他们指望把首饰变卖后，买回烟丝和加工工具，制作香烟度日。怎么办？弟妹的哀叫声使他的心阵阵颤抖。“妈！”他哭了起来，“怎么办啊？”

一个强盗又转身来拖起他母亲，劈头盖脑地打起来。母亲一声不吭地忍受着。

叶家炳再也顾不上别的了，转身扑到地铺上，掀开稻草，用手刨了起来，边刨

边哭：“你们不要难为我妈妈和弟妹了，我们全给你们！这行了吧！”

强盗不约而同地扑了过来，将他一把拽得老远。他们刨出了首饰，拎上唯一的一包洗换衣服，扬长而去了。

他们一无所有了，母子搂在一起，抱头痛哭。

—

冬日，天亮得晚。

东边天际刚刚露出一抹微曦的时候，叶家炳就起身了，拎着借来的水桶出了门。

村庄还在沉睡中，泥泞的土路上布满了薄雪一般的霜花，在他的脚下“吱吱嘎嘎”地叫唤着，留下一行浅浅的脚印。这行脚印跟着他延伸到山那边的池塘边。

深冬清晨的世界多么阒寂啊！连晨雾仿佛都静止了。

叶家炳站在塘岸边，用木桶敲开了封冻的冰面，下意识地把双手凑到嘴边，呵了呵热气，蹬掉了鞋，脱下长裤，只留着条短裤，就滑进水里。

侵骨的寒气像无数的针尖刺向他的腿脚，他咧咧嘴、咬咬牙，蹲到水里，双手向着枯草的根部慢慢包抄过去。

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算命先生说他命里犯水星，得用火来克水，便取了个带火字边的名字。包河就在他家门边，小时候父母就不让他玩水。遭强盗洗劫后，在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向母亲透露过捉鱼活命的念头。母亲流着泪水求他：“孩子，你妈宁可饿死，也不能让你下水捉鱼，你命里犯水，你若有个三长两短，叫妈怎么活得下去？再说，那鱼若是人家家养的，人家也饶不过你。你是妈的命，妈的依靠，你一定要听妈的话！”他答应了，但并未真正打消这个念头。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拿了个破竹篮来到这里。第一天出手，就摸了5斤多鲫鱼。他不敢久留，太阳一露脸就上了岸，在集上卖了7角多钱，买了两升大米，回家交给母亲说，这是帮人家干活得到的工钱，把余下的5角钱藏在口袋里。这样一连十几天下来，已积下了7块钱。如果今儿手气好，就可凑够买制烟工具和烟丝的钱了。